



道海長老

現任台中南普陀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

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董事長

道海長老開示

普賢菩薩警眾偈

行致居士 記錄

各位法師！各位居士！大家晚安！

我們打佛七，就要明白打七的目的和志向。打念佛七當中，是以禮佛、念佛為主，因此我們把禮佛、念佛的意義也都講過了。講完打念佛七，一轉眼之間，今天已經是第六天，明天佛七就要圓滿了，令人感覺時間過得真快！

在佛七之中，有的地方，在下午或晚上做晚課時，都有三皈依，三皈依之前，應該念「是日已過」，這是普賢菩薩警眾偈，每天每天都要警覺我們無常迅速。警眾偈云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大眾！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然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！」今天就把這首偈子的意思，大概地解釋一下。

「是日已過」是說這一天我們念佛，或是把所有的工作已經做完了。這一天工作做完了叫做是日已過。「命亦隨滅」就是說我們的生命已經減少了一天。好比我們要是可以活八十歲，或者五十歲，那麼這一天過去了，表示在八十歲或五十歲的時間之中，這一天已經沒有了，我們的生命又減少了一天。這樣過一個月減少了一個月，過一年就減少了一年，這一個月、一年都是由一天一天的減少起，所以叫「命亦隨滅」。

前面是說明我們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減少，下二句是譬喻。「如少水魚，斯有何樂？」譬如魚兒，在水裡快樂悠游，不知道水是一天天的減少，無常是一天天的將近。尤其在沙灘上的淺水，經太陽的曝曬，很快就乾了，而沙灘上的魚兒，在這時候，只有感到將近於死的痛苦，根本沒有興趣感覺有所快樂。這是譬喻我們的人生，拿我來講，再過一個多月就八十歲了，八十歲以後，還有多少日子可過呢？生命一天一天地減少，已經減少八十年了，還有幾多日子可以再減少呢？因此在這老命殘廢的時候，還有什麼快樂可言呢？

「大眾」，是我們佛七之中，所有參加的人都包含在裡面叫大眾。「當勤精進」，應當殷殷勤勤，精進用功的在這裡念佛。那又要精進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應該「如救頭然」般地緊急猛進。

「如救頭然」，這也是一個譬喻，好像我們的頭，已經被火燒著了，假使不趕快來救的話，那麼我們的生命就很危險了。

「但念無常，慎勿放逸！」這一句是拿法來配合。我們應該要用精進不懈的心，修行用功的心，來思惟這個「無常」：人身有生老病死的無常，心念有生住異滅的無常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壞空的無常，人生、宇宙諸法都有生住異滅的無常。要是時時刻刻想到「無常」二字，不可貪圖安逸，而荒廢了我們的修行辦道，應該要勤懇謹慎地，不可有絲毫的放蕩鬆懈。所以我們要趕快精進勇猛的念佛。假使在這佛七之中，能夠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，那往生就絕對有我們的份了。

普賢菩薩警眾偈，是任何一個道場，在晚課時都要念的警誡詞，甚至在佛七之中，也有每天都要念的。我們每天聽到警眾偈，就可以警覺到：生命一天天流失減少的可怕，醒悟無常迅速的可懼，因而能夠警惕自己，更加的努力修行，更加的用功辦道，精進不懈，切莫放逸！

回答問題

問：念佛號念至無念時，請問這時當依止什麼而念？

答：如果你覺得自己心裡頭沒有念，這個「覺得」已經就是念了，並不是真的無念。常聽人家說：「提起正念！」什麼叫正念呢？「無念為正」。要是真正達到無念的境界，那是一種天然性德，好像這水杯、桌子，它是自然無念，而不是勉強抑制無念。自己感覺到無念，這已經不是無念的境界。

楞嚴經云：「縱滅一切見聞覺知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，分別影事。」「所見」眼識，「所聞」耳識，「所覺」即鼻識、舌識、身識之三識，「所知」即第六意識。「內守幽閒」，就是縱然消滅一切六識所有粗重的分別，意地之中內守，幽暗閒靜之境，猶為分別法塵影子之識。「法塵影事」，就是緣念過去的，已經落謝的五種塵境之影相。或者就是前五識現不緣境，第六意識那種思前想後，千思萬慮，粗的妄想暫時休止了，但是意識微細念頭還是繼續著，只是所念的境界特別微細，我們的心比較粗，覺察不到而已。我們普通一邊說的無念，可能也是這樣的情形。就像佛所說的，第八識的微細之念，如同急流水。水流得很急，但是看不到它的流，並不是無流。我們的念也是一樣，那個微細的念頭是特別的微細，而「心粗境細」很難察覺得到。就好像二乘聖者聲聞、緣覺，佛尚且不敢跟他們說第八識微細境界，更何況我們凡夫眾生呢？

問：通過身禮佛，口念佛號，心觀想佛號，收攝六根，令六識專於一境，久而久之可得功夫成片，乃至一心不亂嗎？

答：這個理由是對的，是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的意思。「都攝六根」其實就是六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連意識都能收攝歸來，那的確是不容易。生起分別的是第六

識，能夠六根全攝，六根不生六識，當然就沒有分別妄想了，這叫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的境界。但是那個時候還是有念，並不是無念。只是攝歸一心專於一境，在一境上轉動，而不轉向其他的境界，這叫一心不亂，並不是完全無念。也可以說心一境性了。

問：第七識的我執，是在這一心不亂的當下被破除？或是在這一心不亂之後若干時候被破除？

答：破除我執，並不是達到一心不亂就可以破除，這是不同的。破除我執，一定要有禪定的功夫，沒有禪定的功夫，不一定能夠破除我執。因為我執是屬於第七識所執著的，我們念佛到一心不亂的境界，是把第六意識粗的妄想，由於攝心專注相對於一境，而被克制抑止不生起，其他境界，不能再擾亂搖動我們心念，這個時候叫做一心不亂。但是我的執著，不是這樣的情形就可以破除的。佛告訴我們持戒、習定、修慧，要修禪定的功夫時，產生我空的智慧，才能明白我空的道理，有了我空的道理，還需要禪定、智慧雙雙運用、契證我空真如理性，才能破除我執。不是單單我們所說的，明白道理了，第六識妄想不起，就可以破除的，不是那麼容易。不過，也可以講「分別的我執」是暫時休息了，一心不亂的境界過去了，還是會起分別的。至於「俱生的我執」，根本是談不到。

問：我執破除之後，第七識還存在作用嗎？

答：破除我執我們暫時不談。其實第七識就是一個功能作用。由於第六識生起的妄想煩惱，驅使我們身口二業做善做惡，造作之後的善惡種子，就收藏在八識田中。當種子遇緣，就生起現行，而在這現行上，又薰成新的種子，再次藏收在八識田中，就這樣地種子生現行、現行薰種子，循環無有休止。

第七識又名傳送識，它把造作後的善惡種子，傳到八識田中，又把執藏於八識田中的種子傳送出來，所以叫傳送識。實際上它並沒有本質，只有傳送和執著的功能。我已破除，功能何用？

問：功夫成片 and 一心不亂有什麼區別？在三業行為上又有何表現？

答：功夫成片 and 一心不亂的境界是一樣的。好像坐禪、參話頭成片，和念佛達到一心不亂，二者的境界是相同的。

功夫成片，只是看到他一心一意地在那兒念佛，口裡念佛，身體端坐，心裡專注觀想，好像他念佛很有功夫的樣子。這身口二業是可以表現出來，他似乎很清淨自在，毫無煩惱；但是他心裡頭的功夫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覺，別人是看不出來的。譬如作善作惡，我拿刀想殺人，是表達心裡的意思，我有殺心；恭敬拜佛是表達我心裡有這善心。殺人是惡，拜佛是善，善惡可以把它表現出來，但是你心裡，沒表現於身口，別人很難看出你的功夫的。所謂：「禪和子不開口，諸佛難下手。」

問：當臨命終時，弟子最怕有障礙，可能面臨病苦，或是冤親債主現前，我該如何處理？弟子每天早晚課時，都向諸佛菩薩祈求慈悲攝受，「願我臨終無障礙，彌陀聖眾遠相迎，速離五濁生淨土，迴入娑婆度有情。」這樣可以嗎？或者還有其他方法不受障礙？

答：臨終時候有障礙是很難免的。我們臨命終時，是亂識生起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最難有所把握。什麼叫亂識生起呢？我們將要命終時，四大分散，那時候又有死又有生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林林總總的妄想同時生起，凡是過去所造之業，也同時現出。這時看你那一種業力重，此業的力量就最強，這一強有力的業，其餘諸業則弱，我們第八識就做不了主，因而就隨業力強者而去受報。所以昨天講念佛的功夫：在靜中的地方功夫有十分，在動中的地方只有一分；在動中的地方有十分，在睡覺中只有一分；在睡夢中有十分，臨命終時才有一分，這時候有什麼辦法嗎？

我們講一個故事：有位屠夫名字叫張善和，他一生殺豬、殺羊、殺雞等不計其數，殺業深重。當他臨命終時，一生所殺害的生命，統統現形要索他的命，他當時很害怕，就要他的妻子，去請一位念佛的法師。師父來了之後，就問他情形，他就把平時所殺眾生，現在現形向他要債要命的狀況告訴他。這位法師就告訴他，若怕隨業墮惡趣，就應該一心一意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張善和畏懼害怕，自己因隨惡業將墮地獄，所以把全部的精神力量，聚集在這一聲佛號之上，而心中了無妄想。念了十多聲後，他向法師說：「要命的畜生都離開了！」法師告訴他，還要更精進專心念佛，他又念了十幾聲佛號後，又向法師說：「法師啊！阿彌陀佛已經現前來接引我了！」法師說還不行，還是繼續念，接著在念了十多聲佛號後，他就安詳平和的往生了。所以臨終助念很重要，假使害怕臨終有障礙，平時要多多同人結善緣，臨命終時，由於平時結的善緣多，大家才有緣來幫你助念，再加上你一生一世都在念佛，將使你能帶業往生。

假如有懂佛法的善知識，在你臨命終時，把你一生所做的功德，一生所念的佛號向你提起，引發你念佛的正念，使你平時種於八識田中，念佛的正因生起，因而除去障礙。如張善和，假使他臨終時，沒遇到這位法師，那他就很苦了。所以唯有平時多結善緣，及臨終助念，是比較妥當的方法。

問：曾讀過一首懺悔偈：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，心亡罪滅兩俱空，是則名為真懺悔。」請問要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將心懺？第二和第三句的含義是什麼呢？

答：這個偈子是屬於無生懺的道理。

「罪從心起將心懺」，我們的身口，只是作善作惡的工具，如因作善而生天，在天上享受快樂的，是這個心去享樂，而不是這個身體能夠跟我們生到天上去享樂。若我們做惡事，在我們八識田中，有惡業種子感到地獄的果報，而受到地獄的苦惱，不是我們這個身體去受苦惱，因為我們的身體，在我們死了之後，埋在土裡，或火燒掉，它已失去任何作用。

由此可以知道，作善作惡的主人，是我們的心，不是身口，身口只是工具而已。所以佛告訴我們，造一切罪，都是從我們心而生起的。罪是從心而生起，那麼懺罪，還是要我們生起慚愧懺悔心，然後在佛前如法的去懺悔。懺悔是善事，也還是要以心為主，所以懺悔不是於心外拿什麼來懺，而是「罪從心起將心懺」能造之心若滅，所造之罪亦亡，能所俱空，名真懺悔。能所即是二三句之含義。

「心若滅時罪亦亡」，假使我們了達，我們的心是由八識心王及五十一個心所和合而成的，雖然它是作善作惡的主人，但是他也無自體性可得，所以殺人也好，拜佛也好，都是隨因緣而生起的。我們的心造善造惡，既是隨因緣而生，亦是隨因緣而滅，這「隨緣生

滅」即是無常空、無自性空，他的自體是畢竟不可得。就如前天講過的念佛七一一樣，什麼是佛七的自性呢？時間是？地方是？大眾人是？都不是佛七！他的自性是畢竟空寂了不可得。但也因為它是畢竟空的，在時空、大眾和聚才能組成這個佛七。假如它不是空，而是實在有的，實在有即是常住不變，既已有了常住不變的佛七，我們還能再打佛七嗎？心法亦如是呀。

論中說：心是因緣所生法有四句偈：「眼識九緣生，耳識唯有八，鼻舌身三七，後三五三四」。眼識要九種因緣才能生起，耳識只要八種，鼻、舌、身三識，七種因緣生起。「後三」即六、七、八三識，六識五緣生，七識三緣生，八識四緣生。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心空罪亦空，懺罪即懺心。心若不生，罪由誰造？直悟諸法無生，名無生懺。

問：在念佛聲中，眼睛看著佛相，心中記著佛相，口中念著佛號，耳朵聽得清清楚楚，再傳入意念之中。由此反復不斷，都很清楚明瞭，在念念之中，突然覺得自己的心不見了，感覺空空洞洞的，但是還是很清楚明白自己在念佛。請問這是什麼境界？是好？是壞？

答：這不是什麼境界。只是我們口裡念佛，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朵聽佛號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說你感覺自己的心不見了，其實「你感覺心不見了」這個感覺就是心，並不是心真的不見了。心若真無，身成死屍。

這個境界是好境界，不是壞境界。我們念佛人應該這樣。口裡念佛號，耳朵聽佛號，心裡觀想佛號。這是正常的念法，能夠這樣念佛是最好的。則是妄念暫不起用，似覺無心而已。

問：請問法師，和尚之稱謂，是否同於在家、出家？及其代表之意義。

答：和尚是印度語，翻為華語叫做力生。就是他有力量能夠生起你的道心，你依他而能夠生出道力。出家人稱為和尚，好像我們的剃度恩師，都稱為和尚。剃度恩師就這個意思，他有力量令你生起修學佛道的心，稱為和尚。在家人假使你真的有這個力量也可以稱之。不過一般在家人，很少稱這個名稱的。如果你真是有這個生起別人修學佛道的力量，意義方面，和這名稱相同。但是應不應該這樣稱呼，現在在家人之中，還沒有聽到這樣的稱呼。或者父母與子取名和尚，是有的。

問：佛道的智慧為分別法相、懂得法性，何謂分別法相、懂得法性？

答：分別諸法的事相，懂得諸法的理性。

諸法，「法」是人生宇宙，天地萬物，如我們的身體，我們的心，世間所有的一切法，統統叫法。「諸」是多的意思。「諸法」是包含所有一切的法。

每一種法，都有它的名稱、相狀、眾緣、理性。譬如一個房子：「房子」是它的名稱；四方形，長方形，圓形等是它的相狀；由沙子、石子、木料、人工等種種條件組成，是它的眾緣，眾多因緣和合而成，叫做房子；房子是因緣所生，除了眾緣的成住壞空，無「常住獨立」房子的自性可得。其餘一切諸法，亦復如是。

人身也是如此，比如我名稱道海，非太高矮、不大肥瘦、皮膚黃色、眼珠黑色，為身相狀。四大五根、五臟六腑、四肢百骸，種種因緣和合組成，是身眾緣。此身因緣所生的，

無獨立常住身性可得，只是眾緣的生老病死。物理、生理如是，心理亦然。八種識心，因緣所生如前所說。（眼識九緣生等）相狀、眾緣是諸法的事相，畢竟空寂是諸法的理性。分明辨別其事相，了悟通達其理性。

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就講到這裡。佛七之中到了現在，講話的因緣已經結束了，到了明天四點半鐘，就是大迴向，再也沒有講話的因緣、講話的時間。在這一次佛七的講話之中，前後次第也不能夠完全如法，請各位蓮友，要慈悲原諒我。最後恭祝佛七蓮友們，同生淨土！見佛聞法！共成佛道！

（2002年於澳洲雪梨華藏寺）